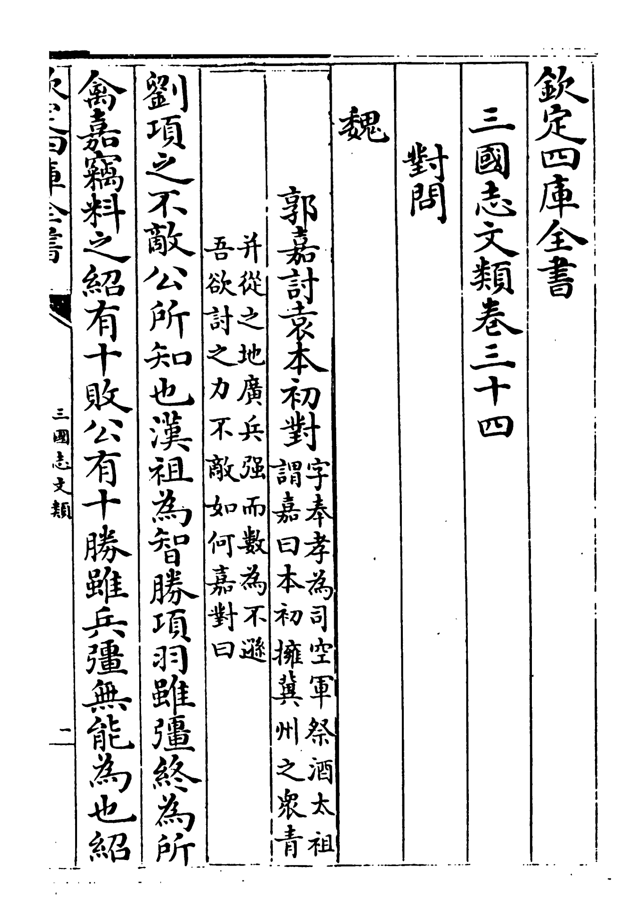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四

對問

魏

郭嘉討袁本初對 字奉孝為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兾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强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嘉對曰

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為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

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寛紹以寛濟寛故不慴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寛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

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

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劉曄伐陳策對曄字子揚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臨險守而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否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

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服先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將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

又對無故求降時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

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

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内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

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瞱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

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内皆聞之内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隷僕妾吳民無縁不信其言也信

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孫資討蜀對時諸葛亮出在南鄭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

資對曰

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

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

伐吳對（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

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又對明帝萬年後計（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埶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

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内外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傳匹

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質

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

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譏上官桀

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

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

愚臣之所能識別

杜畿録寡婦對

畿在郡被書録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

皆録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

而所送多文帝問鐵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鐵對曰
臣前所録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
失色

鄭泰對董卓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黄門召董卓為助泰諫不能用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耶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

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

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
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自出西州少為國將閑習
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名民懷慴服二也袁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
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師之才
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
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

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拳勇今見在者不過并凉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

夫震悚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同旅日久自三原狹口以来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㓙患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

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悦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五至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錢黄熙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五

對問

魏

傅嘏伐吳對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對曰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

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肖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横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舋相時而動凡此

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名成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

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俱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

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

步虜廷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措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奔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陳羣肉刑對 時太祖令議復肉刑羣對曰

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

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滛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滛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以刑之與所生之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

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盧毓舉才對　明帝時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

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曁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和洽時風不至對　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

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
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乃對

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
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
專耕農自春夏已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
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
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庫衍
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
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

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高堂隆對崇華殿災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

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

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

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内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義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時郡國有九

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對鵲巢凌霄闕

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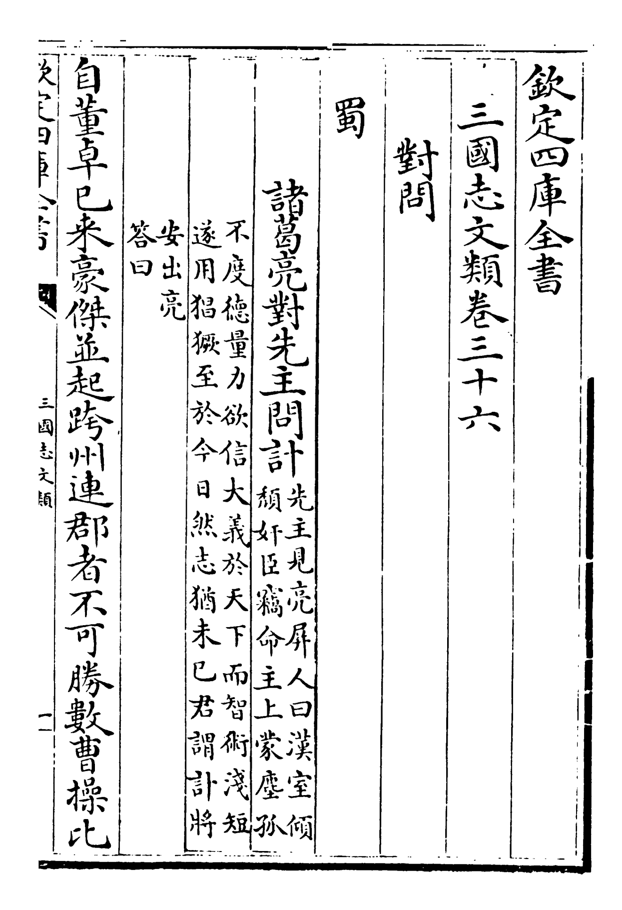
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緐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王基伐吳對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

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轂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五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六

對問

蜀

諸葛亮對先主問計 先主見亮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争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龐統稱才對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對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秦宓對或問自比巢許四皓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頴乎宓對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燿章此二人者非有

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

對夏侯纂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

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於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

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

何若於天下乎

又對張溫 吳遣張溫聘蜀宓有此對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

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李恢代鄧方對時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

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

縣

吳

趙咨對魏帝吳王狀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

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吕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㨿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答嘲

魏文帝嘲浴曰吳主頗知學乎浴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浴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浴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問曰吳如大夫者幾人浴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浴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

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

權納之

魯肅對吳主佐桓文之功字子敬權因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

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朱育對濮陽興

會稽典録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

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

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鹽魚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

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烏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内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燦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宫費齊皆上契天

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奥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勲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𨚗殞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

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彦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聦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誤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泰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

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泰伯之儔邪且泰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廵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首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

識之乎青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禄遁跡黙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燦盛則御史

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刼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

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巳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七

議

魏

太祖拒王芬等謀廢立議 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

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籍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曹髦帝王優劣議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荀顗等曰

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
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内斯二王可謂殊
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
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
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
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
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
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

所覽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静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且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彊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

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事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

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
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
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
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
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
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
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
於千載之上宜録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

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荀彧糧盡議 太祖保官渡袁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有此議

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

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又寢復九州議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則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有此議

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

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寛其死而袁譚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

賈詡追退軍議

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奏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

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

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夏侯玄時事議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

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任事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焕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

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

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跡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

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

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
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
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
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
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
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
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異意
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

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源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

尉千戸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

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

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劉劭廢朝却會議

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

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銷異伏或推術謬誤也

或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七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八

議

魏

王朗復肉刑議王朗字景興時鍾繇上疏復肉刑朗議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尸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則為減施

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来歴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来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髠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華歆舉孝廉議字子魚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

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程昱誅降者議 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議

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

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郭嘉圖劉備議

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劉曄議號謚

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

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蔣曰

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

發跡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

張遼議太祖教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

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崔林考課議 字德儒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論制下百寮林議曰

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

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令之制度不為疏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

辛毗袁譚求和議　字佐治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

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
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
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
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
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
生蟣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
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
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

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繫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内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

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

楊阜四甚議（詔大議政治不便於民者）

阜議以為政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

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王昶百官考課議詔使昶撰百官考課事

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揔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蜀

諸葛亮正議時魏司徒華歆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

報書作正議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茍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

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滛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諸葛亮絶盟好議　時孫權稱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来言議者咸以為交之

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
正議絶其盟好亮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
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
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
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
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

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吳

郊祀議

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

也

張紘都金陵議

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赦盜乘御馬議

魯王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内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助教臣常　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錄監生臣錢黄熙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九

論

魏

荀彧論治道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

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

于無終食之間違仁令公外定武功内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刋定傳紀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帝嘉納之

袁紘論肉刑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葢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欲之情動於內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則茍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欲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

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

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亦知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除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

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鏁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

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茍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令不忍割截之慘而安剿絶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曹冏敘六代興亡論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戍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

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

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孫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宫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

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

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吕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虚受命於内齊代吴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别權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

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寛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税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

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竪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宫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

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

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九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

論

蜀

譙周仇國論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讎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强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

之處大無患者多慢處小有憂者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疢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

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强並争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輦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

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檝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費禕甲乙論 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

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

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袁子論諸葛亮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則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

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亡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

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

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又論諸葛亮司馬宣王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

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幷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

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鞌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内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絶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内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

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内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説答曰葢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

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
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
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
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
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
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
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
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

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整肅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一

論

吳

陸機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

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擥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賔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

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
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壯伐諸華誅鉏干紀旋
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
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
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
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
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
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𥮅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

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

鋒勢屻財匱而吴完然坐秉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内府珍瑰重跡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

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聦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虚已以納謨士之筴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

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政刑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屛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逺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宫室輿服葢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吴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吴亡理則然矣夫蜀葢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

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虵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

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
舟師泝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
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
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
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
寡虞陸公没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
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
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

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張昭名諱論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葢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

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葢名之謂屬絶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

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覲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一